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贾梦玮 主编

戴来 著

把门关上

戴来小说自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贾

戴来 著

把门关上

戴来小说自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门关上 / 戴来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6

(21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ISBN 7-80187-022-0/I·012

I.把... II.戴...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6747号

把门关上

策划: 程德培

作者: 戴来

责任编辑: 周奎杰 邵东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印刷监制: 杨雨前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6306

印刷: 萧山日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176千字 印张: 14

印数: 1—10000册

版次: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022-0/I·012

定价: 24.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贾梦玮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

总 序

“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江南“世风崇文”，历代江南才子才女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他们亦情亦智、体贴人心的诗文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心灵。时间进入了 21 世纪，江南依然是温暖滋润、生动鲜活、千娇百媚的江南，江南山水滋养的最新一代江南才子才女依然是中国文坛光彩夺目的星辰。新的千年，他们奏响的是“人”的主旋律；信息时代，他们的作品传达的是生命与情感的隐秘信息。我编的这套《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它是

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的文学业绩
电子时代无法格式化的才情和性灵

体贴心灵依然,只是新的世纪,心变动。心的牢笼所用材料也已经升级换代,已经是纳米技术了;狱卒也都已经换了新的面孔,电子眼等高科技配备齐全。21 世纪,人与人、心灵与肉体更是互为牢笼,而且灵与肉相互叛变频繁发生,如今读“21 世纪江南才子才女书”,世道人心,我想到的是上个世纪初叶在江南烟雨中出家的弘一法师绝笔的那四个字:悲欣交集。

2002 年 12 月 22 日夜,南京颐和路

目 录

CONTENTS

001	爱人
032	把门关上
046	等待
056	准备好了吗
068	五月十二日的生活
082	突然
092	外面起风了
104	印象
120	一、二、一
157	开始是因为无聊
176	我是那个疯子
203	亮了一下
218	后记：像那么回事

爱人



小芸打来电话，抱怨她至今还没找到一个可以让她去爱的男人。她的意思是让她心甘情愿放开手脚去爱的男人。她有满腔的爱，这我知道，她已经等待了那么多年也酝酿了那么多年，她的爱在等待中散发出酒酿的味道来。

小芸在电话那头说，如果今年春节前还找不到这样一个男人，她将从此退出欢爱江湖。她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真让我担心，同时也窃喜。挂电话前，她还顺口骂了一句粗话，因为是

随口说的,听起来像是表达了她此时的心情,也像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反正听来倒蛮悦耳的。

我一直认为独特的人总会吸引更多的目光。小芸的职业是橱窗设计师,业余担任几家大型商厦的时尚谍报员,这应该算是个有点特别的职业吧,另外,她能把粗话说得跟吹口哨一样好听,当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我曾经怀着好奇的读连载小说的心情把若干个还算优秀的男人带到她的面前,结果真让人伤心,事后他们用不同的音频给予了她们基本相同的评价,简而言之,那就是:狗屎,一堆自以为是的狗屎。

我还曾打算以我这位朋友为原型写一篇小说,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后来小说写出来了,我却送了一只泥塑鬼脸给她的二十五岁生日。我怕她看到这些和她有关的文字,我怕她会像吹口哨似地吹出一大串粗话,我怕看到她脸上那种很无所谓、甚至有点不屑的表情。

现在,我突然发现,其实很久以来我都有些怕她,这种怕并不具体,但因为不具体,所以每次和她坐在一起超过十分钟,我就开始不自信起来。并且,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她是我们女孩堆里的女大王。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儿时的玩伴都如云雾般四散开去,我不知道为什么独独还和她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说实话,在潜意识里,我一直希望能亲眼看到她失意的那一面,哪怕仅仅是个瞬间也好。因为她总是一帆风顺,人长得漂亮,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情感上,尽管暂时没找到她爱的,可身边不乏爱她的,一个人怎么能活得如此这般游刃有余,这真让我不能心平气和。

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倒霉,接二连三地丢失东西丢失感情,简直是霉运当头,心情的灰暗也就可想而知。适逢此时,我接到了小芸的电话,就是一开头的那个电话,天哪,接完那个电话,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承认我有些阴暗,但考虑到我当时的处境,我随即原谅了我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频频给她打电话,我只是想听听她的抱怨,听

她在电话那头粗话连篇，我便很快乐。真的很快乐。我从未想过，有一种快乐竟然会是这样获得的。

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小芸就在为一场活体内衣展示做着琐碎而繁杂的准备工作，这是她进入这行当以来最有创意的一个举动，届时将有十六位男女模特在商厦临街的橱窗内为观众展示最新款的内衣。一天忙下来，只要心情尚可，小芸总会在入睡前给我来个电话，也不管是几点了，别人是否已经睡下了，在她眼里我是个闲人，每天坐在家里，敲敲键盘，生活得足够枯燥乏味，所以有电话打进来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一开始小芸会先谈谈让她又亢奋又疲惫的工作进展情况，她最初的创意有一半都给毙了，按照她的设想，这场展示会应该安排在晚上，橱窗内有跟卧室一样柔和温馨的灯光，然后在里面放上一张双人床，上面撒满玫瑰花瓣，男女模特就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还可以有些不过分的亲昵动作，不需要刻意的表演，观众在观看的同时自然会想像当自己穿上这样的内衣和爱人亲热会是怎样的一种效果，以此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最后在熄灭灯光拉上窗帘的同时结束整个展示会，多么流畅自然，还贴近生活。可是展示会的总监认为不应该把卧室内隐秘的生活搬到橱窗里，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小芸恨恨地说，这个糟老头子，如果我给他点机会他就会改主意了，但我就是不和他上床。

话题在不知不觉中已转向了男人，这也是小芸睡前的一杯牛奶，喝完她才能安然入睡。她说我们身边的男人怎么都那么乏味无趣，看一眼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我问。

想什么，妈的，当然是上床啦。

在小芸筹划活体内衣展示的同时,我也开始了一个叫《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的东西的写作,在女友的提议下,一个叫安天的男人搬入了新居,但他时常会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有一天,安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搬上了网络,正被全球上千万的人收看着,与此同时,女友失踪了,面对着新家那几个显然曾安装过摄像头的窟窿,安天的生活陷入了迷惑、愤怒和没完没了的寻找之中。这时一些男人和女人怀着各自的目的闯进了安天的生活,他们貌似正常,其实和你我一样都是有病的人,他们在安天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带来一些刺激,制造一点麻烦,就在安天打算就这样过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友出现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我想把它写得好读好看一点,大概十五万字,这样的长度是我和读者都能接受的。小芸也算是我的一个读者,但我知道她读我的小说无非是想从中找到她的影子,不过从来没有找到,所以她多少有点失望,因而她认为我是一个虚伪的脱离生活的作家,她断言这样的作家永远也成不了气候。我脸上挂着淡淡的无所谓的笑容,但心里面在说,去你的。

内衣展示会的前一个星期,小芸请我去看她精心准备了两个月的展示会的第一次彩排。她说你反正也没什么具体的事,整天呆在家里,闷都闷死了,还不如出来换换眼睛换换脑子。由于写作的不顺利,此刻她的话在我听来,更像是一种蓄意的讽刺和打击。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就你是在做事,别人都是闲人。她好像吃了一惊,说,你怎么啦,我又不是那个意思。顿了一顿,她又很有把握地断言道,不是便秘就是东西写得不得顺,所以心里烦,那就更应该出来活动活动了。

挂了电话,我对自己说,一个女人如果自我感觉好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多少有点神的味道了,我真的应该对她敬而远之了。

午睡起来,我照例先洗把脸,然后去朝南的那个阳台上站一会儿。正是一年中最热的那几天,天空中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心里发慌,全身冒汗。因为刚从空调房里出来,巨大的温差让猛然置身于太阳底下的我一阵眩晕,我双手撑着阳台的护栏,闭上了眼睛。

近十日来,几乎足不出户的生活让我感到身体虚弱,精神恍惚,在用科技制造出来的凉爽里面,我觉得不但离真实的季节很远,而且离现实生活也有距离,阳台成了我感受这个真实季节的一个去处。

当我睁开眼时,看见对面301室厨房通向阳台的门正在奇怪的开开合合,仔细看,门旁有两个人在地上扭打,似乎一个人想要打开,而一个人拼命在阻止。

我奔回房间,从抽屉里翻出许久不用的一架2.5倍的小望远镜,快速地调好了焦距。镜头里出现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瘦高个,但十分结实,他光着膀子,只穿了一条色彩艳丽的沙滩裤。女的衣衫不整,长发凌乱不堪。

看他们的动作和脸部的表情,我猛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般的家庭打闹。女的已被逼到了门边,背靠着门坐在地上,两手掐着男人的脖子,而男人的两只手抓着她的手腕在向门内拉。

突然,那女人不见了,从镜头里我只能看见那男人的半截身子,他的面部表情显示他正在用力,我的心狂跳了起来,举着望远镜的双手由于紧张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踮起了脚尖,可还是看不见,情急之下,我奔回房间搬来了一只凳子。镜头里出现了那女人的一只手,它拼命在挥,同时那男人就像是骑在一匹狂奔的烈马上似的身体乱晃着。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部,时间在瞬间似乎凝固了。我被眼前看到的一切吓坏了。

在床上坐了足有五分钟,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报警。拿起电话前,

我又一次推开了阳台的门,没有想到是,那个男人也在阳台上,仍然光着膀子,一手夹着一根烟,一手提着一只塑料水壶,正在给摆在护栏上的花们浇水,嘴里居然还吹着不成调的口哨,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我完全愣住了。

那男人浇完水后并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用慈祥的就像是看自己孩子的表情看了一会儿花们。我退回到房间内,后背抵着阳台的门,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仅仅是一个幻觉,可它是那么真实,而且有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力量,捶打着我那颗因为惊恐因为意外而狂跳不已的心脏。我走到床边,一屁股坐下去,但没一会儿又站了起来,床头柜上的那只望远镜提醒我,这绝不是幻觉,另外,还有阳台上那只小凳子。

我把凳子拿回房间,关上阳台门,站到凳子上,透过门上方的玻璃观察对面的动静。整个小区十分安静,对面301室也十分安静,但这一切在我看来更像是个迷惑人的假象。

紧张和恐惧慢慢平息下来之后,好奇和疑惑浮了上来。整个下午,我没有写一个字,但仍然跟自己较劲似地坐在电脑前,面对闪烁的显示屏,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些想像和猜测随着烟雾在房间里面弥漫开来,这样或那样的可能在我脑子里短兵相接冒出很多火花。

黄昏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了阳台上,拿了一张报纸,依着护栏,做出一副看报的样子。因为301室的阳台没有封,所以从我站着的这个位置,可以不太费劲地看见阳台后面厨房内的大概情况。正是准备晚饭的时间,但301室的厨房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十五分钟后,我决定下楼绕到对面那幢楼的后面看看301室朝南阳台的情况。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301室的南阳台上摆满了盆景,就像一小型的植物园,看来这家的主人对植物有着很不一般的爱好。我又想起了

上午那个男人看花时的神情,那么安详,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直到晚上九点半,301室才有了灯光,先是和厨房平行的客厅的灯打开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个男人终于出现在了阳台上,并打开了阳台的灯。

我站在椅子上,拿着望远镜,通过阳台门上方的玻璃观察着对面的动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电话是我的前男友打来的,我们交往快四年了,最初的激情早就被时间这条河流冲刷得无影无踪了,但时间也给了我们相处的默契,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大半辈子,都已习惯了对方的言行、嗜好和生活方式,尽管没有激情,但也没有过多的分歧和矛盾,也许这就是在一起生活的前提。可两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不提结婚这档子事,每星期他来我这儿住一两天,忙得实在没时间见面就通电话。后来有一天,他吞吞吐吐地向我忏悔他在歌厅里认识了一个坐台小姐,他们睡了一觉,彼此感觉都不错,所以后来又睡了几觉,那后几觉都是不付钱的,相当于友情奉送,再后来,他感到了内疚,断了和那小姐的来往,这时他感觉应该结婚了,所以就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说,你真不应该告诉我这些,做都做了,就让它成为过去好了,发生这种事作为你的女朋友,我完全能够理解也勉强能接受,但要是你老婆,我就只能理解不能接受了。如今他又有了新的女友,喝多了酒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

我拿着话筒,一边哼哼哈哈地应付着,一边密切关注着对面301室。那男人一手拿着一把剪刀,一手拿着一只塑料水壶,他浇得很仔细,不时停下来变换角度端详着那些花草。当我把镜头对着他的脸时,发现他正在古里古怪地笑,左边的嘴角神经质地抽动着。

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起床后,我首先跑到了阳台上张了张,然后才开始我起床后的那一套例行的程序。这么早就坐在电脑前让我觉得仿佛是个意外。我把昨天写的几千字看了一遍,这时门铃响了。

我跑去开门,外面却没有,防盗门上插着一个折成箭状的纸条,展开一看,是一张普通的A4打印纸,上面是几个一号的黑体字:你到底在看什么?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侧耳听了听楼道里的动静,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我奔到阳台上,趴在护栏上往下看,半天也没一个人出来,我重又看那张纸,你到底在看什么?天哪,难道是对面那个男人已经发现我在窥视他了?

吃过午饭我打车赶往位于城东的彩排地点。彩排已经开始有一会儿了,在一面巨大的玻璃后面,一对男女模特穿着比不穿还性感的内衣正躺在床上小声交流着什么,另一对模特则随意地在走动。小芸忙前忙后,但还是抽空来到我这边问问我的感觉。我说创意真是挺独特的,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一步是不是跨得太大了点。小芸撇着嘴说,就这,已经是调整后的步伐了。

那对躺在床上的男女从床上坐了起来,相视一笑,他们的表演十分自然,仿佛正在现实生活中。那个男人首先下了床,他走到玻璃前,一手撑在玻璃上,做临窗眺望状,他的眼光轻轻地从我的脸上扫过,他似乎看了我一眼,又像根本没有看见,可我却像是被重拳击中般差一点倒下,我下意识地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男人竟然会在此时出现在此地,同样光着膀子,嘴角挂着古怪的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

由于意外和紧张,我感觉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我的眼睛死盯着他,我想更为清楚地看一看他的脸。他重又走向床边,拥着他的搭档在虚拟的橱窗里走了一圈,然后走出来,往更衣室而去。我走到小芸身后,问,刚才做表演的那个男模特是从哪儿找来的。小芸回头看了我一眼,眉毛挑得老高,揶揄道,怎么,看上啦?我说随便瞎问问。小芸说,这些人都是模特经纪公司推荐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那个男人老是独来独往,好像有点味道的,一会儿彩排结束,我帮你传递一下问候,怎么样?我说,去你的,你的脑子里就这么一根筋。小芸说,操,好心当驴肝肺。

第三节表演,那个男人和他的搭档还是最后一个出场。他好像有一点心不在焉,尽管当他和自己搭档对视时眼睛里满是柔情,但仔细看会发现他的眼神飘忽,并不聚光。我差不多退到了门口,我突然想到了那张纸条,我想这个男人也许已经认出了我,并且那个被扑倒的女人的样子也出现在了脑海里,恐惧在瞬间潮水般淹没了我,连招呼都没打我就跑了出去。

在烈日下疾步走出一大段后,大汗淋漓的我才慢慢缓过神来,其实所谓的危险都来自于我的想像,我根本不了解那个男人,而我那天在阳台上看到的仅仅是事件的一部分,也许他只是和他的女朋友或妻子玩了一个游戏,现在最大的谜团是那张纸条。我停下了脚步,我打算回排练场,把彩排看完,如果有可能的话,多了解一点这个男人,了解了也就不会胡乱猜测了。

彩排结束后,那个据小芸说叫马力的男人第一个离开排练场,我稍一迟疑也跟了出来,并上了他后面的一辆出租。司机是个饶舌而且说话语速极快的大胖子,一路上他不是眉飞色舞地和我谈他新买的这辆车,就是不成调地哼着那首烦死人的《心太软》。我很紧张,眼睛盯着前面那辆蓝色富康,心里盘算着一会儿马力要是下车我怎么办,可

是我的耳边,这个胖家伙不停地唠叨着,我努力调匀呼吸,对自己说,不管怎样,这位师傅的车技不错,跟了五六公里也没跟丢。

马力的那辆出租在华联超市停下了,他下车以后并没有马上进超市,而是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从我坐着的这个角度望过去,他高大挺拔,不断有路人从他面前走过去后又回头看他,显然他早就习惯了被注视,气定神闲地抽着烟。这时有人提着大包小包过来敲车窗,我略一犹豫,说,走吧。

车到我的楼下,胖司机突然冒出一句,刚才那个男人是你的男朋友吧,不等我回答,他又说,人长得挺帅的嘛。

进门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拿着望远镜跑到阳台上。马力家的花花草草在夏日的午后有点蔫,我细细打量着这个大概两平米大的阳台,希望发现点不同寻常的迹象。果然,在阳台上方的晾衣架上我看见了几件女式内衣。从款式和颜色上可以判断得出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这么说,马力并非一个人住,难道这个女人就是那天和他厮打的女人,为什么这两天她都不露面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对面的阳台上,于是本来就不顺畅的写作完全停顿了下来,我时不时站到凳子上,通过阳台门上方的玻璃窗观察马力家的动静。看得出来,马力是个生活得比较有规律的人,因为他会在基本固定的时间出现在阳台上,而我期待见到的那个女人一直没有出现,虽然晾衣架上的内衣每天在换,可都是马力出来晾的,还滴着水。晾完衣服他会站在阳台上抽根烟,他的烟瘾似乎挺大,有时候会连着抽上两根。

与此同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张打印着黑体字的 A4 纸,有时候是在信箱里,有时候在奶箱里,或者和第一次那样插在防盗门上,什么诸如“好看吗?”“过瘾吗?”显然是一个了解我近日兴趣点的人所为。

有关马力的情况，小芸很快就打听来了，30岁，湖南人，一个月前刚应聘进模特公司，就这么简单，他总是独来独往，在公司没有朋友，他对大家来说就像是个谜。小芸在电话里说，这是个很特别的男人，我知道这最合你的口味了，神秘兮兮，最好还有点神经兮兮。我说，我对他是有兴趣，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兴趣。行啦，小芸打断道，不要解释了，对男人有兴趣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件坏事，有需要我做的就说，不要客气，没事我挂了。

等等，你最近有没有往我信箱或奶箱里放小纸条？

什么小纸条？

你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就这样吧。

挂了电话我又站到了凳子上，马力家厨房的灯亮着，他低头在忙活着，好像是在切东西，嘴上还叼着一根烟，他新换了个发型，头顶是板寸，两鬓连带胡子都留着，很酷，加上他的宽肩膀，看起来十分性感。忽然，他停下手中的活，回过头去伸长脖子往厨房门口张了一眼，紧接着扔下了手中的刀拔脚往里面奔了进去，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举望远镜的手都酸了，但又不甘心就这么罢休，我想厨房的灯还开着，料理台上的那一摊子也还没有收拾，马力早晚会出现的。我去找了张莫文蔚的CD，戴上耳机，莫文蔚唱：

似乎谈过恋爱

似乎还在等待

有一个男生总是说他睡不着，我劝他去看医生

还有一个说他寂寞希望生活热闹，他应该去找一只小花猫来

拥抱